

石

匱

書

石厝書卷第一百六十一

明 初南張 岱著

陸炳郭勛快驚列傳

陸炳者平湖人也父松籍較尉隸興獻王於興

世宗入嗣松以從龍恩授錦衣衛指揮使炳少以力

幹強敏稱登武舉襲父職世宗幸承天至衛輝行

殿火大臣皆進至獨炳直宮門負上出火中上德

之車駕還京詔掌衛事海加都督遂驟青霄捶殺兵

馬指揮為御史所糾詔弗問炳貴與其父黨同列炳
陽敬之徐以計去其易已者又喜事閹臣妄言以此
日盜重亡何御史紀炳亂政擅榜禁小錢諸不法
狀言欲從中下捕治炳大驚行金三千解救不得長
聽泣謝乃已炳銜言刺骨尋言與廠黨爭寵不勝免
炳謀高發言所與邊帥因節書言坐誅高從此益引
與計咸寧侯仇鸞用事初興黨好已相此密奏黨父
子不法事而愈憚炳、外曲事鸞內出重金帛探得

驚除事驚病且死發其通房狀驚死 上怒斬驚棺

修其尸加炳少保歲文伯爵奉而蒿復繇此得幸炳

選用衛士緹騎皆京中大索多布耳目所睽眦立碎

中貴人馬廣李彬皆極重權有氣勢炳前後綢刺竝

坐下獄死京民貲滿萬以下小酒食過輒收籍之至

其所用耳目陷衆小有犯亦即置之死諸衆以其方

幸 上言無不從夕趨走麾下朝拔寘同列以此畏

而爭暴起之至士大夫 上意所恨下詔獄廷杖者

炳緩之不令即死侯 上解即貶謫出金錢為治道
里飲食費炳武舉出家軍李然門然所得大用皆炳
於 上前除推之後坐誣死 上意臣測莫敢吊者
炳經紀得之千金士大夫亦以此服焉其勤於治官
戴星出入興萬及 上所親近中貴人錦結婚姻盤
旋相重益揣合 上意 上春秋高奉玄永壽宮詔
成國朱希忠等直質無逸嚴炳占數焉加保傅柱國
賜在外乘肩輿軍中得馳騎炳益遣駉騎七千人置

裨將別領之其所召募畿輔秦晉齊魯駢負起衆所
弛及士以十計解衣怒馬仰度支者十五六萬人兵
部待其籍仰屋嘆而已嵩縱其子世蕃攬文武諸曹
炳從中調持踏曹亡所不開曰方鎮督撫大臣非交
故而殘通者以八九給事御史自說門下者亦十之
三四炳所蓄金瑤奇異以巨萬計甲第十餘所姬妾
絳綺珍玩供帳不移而傳東西遊處惟意所舍莊田
店房江南楚越所在有之然所自餽遺內園中貴人

亦以萬計諸閭臣以地望相迫外相倚為權而又以其能折節士大夫間終嘉靖之世無發者炳卒

上深悼痛追贈忠誠伯謚武惠賜祭葬官其子為指揮僉事楊廟即位以言官言籍炳家

卽勛鳳陽人正德三年以祖英蔭襲武定侯嘉靖十八年復為承天進封翊國公二十年給事中戚賢劾勛造肆光狂假擅威福督理營工占役費於田園甲第各併徧於京師水運陸輸措剋及于天下勛疏

乞罷。上優報之。已六科給事中李鳳來等、因廟災陳言、通奉勲威權豪之家、廣置店房、濫收無籍索取地錢、擅科私稅、舉放子錢、兌折男女、稍有違抗、即挾以官刑、幽繫私獄、疏下都察院、都御史王廷相等覆奏當禁。上令指實陳奏。都察院下巡城御史嚴勘給事中章允寬、復言。皇上側身修行、特恐民隱一聞、臣等豪強擅利、小民受害之奏、即令都察院指實奏聞。命下四十餘日、遷延不舉。畏勢豪慢朝廷如

國典何 上令都察院即日奏覆于是王廷相悉以
京城內外諸勲戚店舍詳列以聞內惟勲事跡為多
因恭勲驕貪恣縱請收錦衣衛達其奸黨孫漢等揭
訊之勲疏辨所置店房但賃人居未嘗擅索地錢所
令看守經理之人乘機生事臣多不知 上准勲辯
初春月巡視工程科道官以各工軍役奸弊多端乞
勅園營提督文臣與勲臣同為派撥 上允之命給
以勅勲私心不便勅具久不領至是科道官復恭其

抗諫作奸、植黨勦辦疏中有臣奸何事、臣黨何人、又
有何必更勞賜勅等語。上大怒、忠其不遜、責王廷
相、伏同抗違、革職為民。於是刑科給事中高時等盡
發勦奸利事、且延其交通張延齡等朋比為奸。上
方惡延齡、令錦衣逮勦頭撫司究問、獄具送法司定
罪。當奈亂朝政律、論死從應議之條、請會官廷議報
可。其奸黨孫漢等、發煙瘴地面充軍。十三道御史同
亮等、奏鎮撫司指揮孫綱刑部尚書吳山、即中錢德

洪主事馮煥扶同罪下銅煥德洪法司連問奪山俸
集官會訊始盡依科追諸疏所指悉從供寔勛坐交
結朋黨紊亂朝政律斬煥死獄中孫銅等各擬罪有
差孫雲等如擬家產沒入官父之勛子守禮請繫候
上許之曰郭英勲戚未可使用去嗣廢祖功

仇鸞寧夏人以祖鉞蔭嗣侯鸞居京師小巷儉如京
官第而兵部尚書彭澤為鸞延譽公卿間世宗欲
征安南使鸞為總兵鸞至廣東挾所捧勅書欲鎮守

總兵安遠侯珣以戎服蒲伏見珣不聽薦逆勅珣
上貴薦輕傲召還其後復總兵軍夏以副將軍扈從
承天再為河西總兵加宮保坐與曾銑構下獄及銑
自下獄薦自獄中讐奏銑得出嘉靖二十九年虜入
大同總兵張達林椿戰死起為鎮守復宮保如故為
至大同遲遊無策有時表侯榮者說薦曰主公勿憂
虜方請市廷議未定政可說也即為薦持貨幣走入
虜結俺答義子脫使言中國且許市即過大同毋

入也倦答受義榮貨幣遺之箭鏃以為信契而與之
盟虜入不犯大同望京師東義榮曰虜騎東主公宜
自請入衛可以為功而上結于天子為悅即倂奏
臣偵虜東行且犯薊鎮誠恐京師震驚請以便宜應
援或隨賊搏戰或徑趨通州為防守惟上之所命
上壯之詔為留壁居庸關聞警入援為極言馬市宜
開為邊疆萬世之利上是為疏議開馬市而虜果
繇薊鎮攻古北口入北京師上益信為詔入援為

興副總兵徐珏遊擊張騰等率兵陳通州河西居二
日虜渡河而向前鋒七百騎至安定門外虜不能戰
尾之而已珏邀虜曰河孤山斬首十三奪馬十疋虜
即以聞上喜謂爲功即軍中拜平虜大將軍節制
文臣三品以下武官總兵以下不用命者許以軍法
治焉尾虜至栗直門下復得死虜首六級獻曰戰得
之上益謂爲能既虜西退焉出兵尾至白羊口白羊
守將阮之反東還焉軍猝興過大驚散焉更道取死

虜及平民首八十餘級上之加太保兼太子太保
上遂倚薦罷定謀擊虜定兵制改十二團營為三大
營以薦為都督使凡薦所言上無不從賜園書得
密論事而薦恐通虜事覺畏人言之乞禁飛流言

上許之復許薦自舉戰將不必繇兵部必驅虜三千
里外如星徂時薦計方冬虜馬肥請以采春乞假臣
經畧名臣是宣大遼中地伺虜動靜為進止必不貽
望上北顧憂上喜優答之明年馬市議成上命

經畧侍郎史道主之兵部主事楊結或陳阻坐斥為
狄道典史而驚尚於上前大言謀擊虜其所言調
軍卒修車馬皆誕謾非計然兵部不敢盡阻驚說而
上更命悉從驚：不能發一矢伺虜：藉市往來無
忌所市馬要以瘦老唐塞虜之貧者無馬可市徒有
牛羊請以易菽豆於是朝議虜患無饜不可許驚乃
請戰而召還史道馬市遂廢明年虜數盜造朝議藉
藉咎焉：益謬言每鎮送死士萬人待臣戰虜入犯

命諸將毋過縱其南臣死戰于內出奇兵夾攻於外
虜必授首矣大司馬趙錦取其非計遂寢勿調遣兵
及虜犯大同邊報日急驚不自安乞罷不許亡何疽
發於背復請興疾赴軍上知驚不足恃止之詔納

還勅却以時陳代之而大學士徐階遂奏疏驚通國
誤國狀上大驚命陸炳密訪之炳素惡驚常伺察
其動靜左右行財奸用事者悉知誅而顧欲即發尚
恐無素驗乃令人誘義崇聖亡入函義崇信之各亡

去炳使人遮擒之乃言爲蹊大同時私通兩道帶帛
堵物南亦與爲箭毒馬信契義崇久承道性來今悞
發七雨中欲引之入犯是爲爲死前一日 上大怒
而爲已死即命炳會三法司擬罪奏驚當謀反律宜
追戮詔剖爲棺梟首傳示九邊父母妻子及時義候
柴等皆斬妻女孫發功臣家爲奴財產沒入官家屬
流置諸黨惡悉發配有差

石厝書曰却助陸炳仇驚皆 世宗寵人而勦以危

從寵炳以敘焚寵爲以詐冒還功寵一時燠灼世
宗固寵之無比而寵豈足恃也勛一頓主眷更無與
援敗不旋踵爲不終附蒿而禍連炳終附蒿而禍遲
禍與禍龜於三人當知所遠從矣

石匱書卷第一百六十二

明 劔南張 岱著

楊廉魯鐸張邦奇朱裳唐冒列傳

楊廉豐城人父崇永州知府受業於胡九韶為吳興弼高第廉漸濡其學蔚為儒者成化中舉鄉試第一二十三年試禮部第三進庶吉士移疾家居弘治三年授南京戶科給事中益留心世務凡民隱吏治兵政賦役以至星曆等學莫不究論會管後湖黃冊藥

州知府某請抄冊以便清軍行戶部許之廉駁言祖
宗舊制歲冊嚴密為謀遠矣歷日懸長軍民戶籍無
敢紊亂誠後湖為證也若發外抄謄人得測知脫軍
作民且紛然眾人服其識體以憂去服闋補刑科給
事中因地震劾奏大臣首荐張元補吳寬李東陽王
鏊劉戡宜脩日講復請優禮吏部尚書王恕叙復楊
茂元盛慶期之因事獲隨薦引知名士如周瑛周
孟中王鴻儒張吉王雲鳳劉大夏謝鐸林俊曹璘等

將曰西方怕鐸曰當如君入索怕亡有躊躇已久曰
記有枯魚即取魚往家人曰已食其半張鐸鰓半魚
與永俱來陽欣然沽酒烹魚與飲三人大歡罷以父
老乞歸養尋丁艱邑有大而角衆共笱鐸曰兵衆
也亡何劇賊大起嘯聚劫掠顧相戒無犯魯公家鄉
里人依之存活甚衆五年起復職後得告優被命起
歷南北紫酒鐸雖官虛心約已端訪自勵清慎教士
重力行抑競進而憂時濟世尤爲慘切又復請告嘉

靖初元起復舊官復以疾辭許之刑部尚書林俊言
鐸清約渾噩志尚真純道足鎮雅然浮學足訂頑起
懦請如孝宗用謝鐸故事即家敦復一時撫按臺省
先後論荐五批卿佐皆不度命作園曰已有居之造
堂闢洞俯仰礙巾憤客非稔交深誼不得而造也而
與童子俱讀書哦詩吟琴瑟年六十七卒詔諭祭賜
謚文恪故事四品文臣無謚鐸以清節得之鐸辭華
耽寂養正明恬雖功不及康濟而休風令節激昂貪

鄙位不及卿相而榮名重望歆仰物情

張邦奇鄞人生而凡瘠苦學耽經籍年十七舉鄉試
登弘治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簡討非人不
交非物不取時然後言擇地而蹈時謂大雅君子也
武宗朝著張喬乘槎賦見志蓋以西域喻劉瑾以喬
喻一時附瑾者已乞告歸省食貧而已而孝事父母
舉足談言率覘視容色為進退請書之暇時從田
畷佃作常道勸為勉至京師力求便養出為湖廣提

學副使出教示諸生曰學不孔顏行不曾閔文如雍
藥無益也與諸生講學根極理要必人悟暢乃罷
邦奇奉親游宦既二親不樂久居楚復乞歸世宗
即位用荐起提學四川復以去親遠乞休撫按奏移
近地改福建歷陞南京吏部侍郎丁外艱起吏部侍
郎父之以原職兼學士掌翰林院事後以母老累疏
終養上曰壽母大臣古治朝乃有不許尋以原職
掌詹事九載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如故終以母老

數乞歸持政南京吏部尚書已改南兵部以便之
上時：欲用祁奇而祁奇年贈太子太保值文定祁
奇之學以人性無不善以聖賢必可師澄神一志以
繹洙泗濂洛之旨嘗曰知書之為我也則書即學矣
如以書而為學也則學非書矣又曰譬之權焉權勝
物則物輕物勝權則權輕故在我者苟重則靡蔑崇
高靡不輕矣在我者苟輕則小物末技靡不重矣為
人仁孝切至臨政持大體不苟議論依忠孝每言事

未嘗不引稱天下長者功名之際恒自退抑不與時
競惟時、發憤曰賴天之靈髮鬣有聞願毛種、本
有所底人亦有言行適屢稅胡然有這是誰之咎與
是誰之咎與人稱靖恭正直含弘寬厚博達通明清
儉莊肅和奇兼而有焉和奇卒其母尚存後至百歲
和奇有叔時徹仕南京兵部尚書有時名

朱蒙沙河人正德甲戌進士以御史巡山西鹽法巡
按山東其巡鹽時拒錢寧請按山東時御史王相被

聞璫構下詔徵索抗疏曰朝廷設御史如齊民養捕
捕鼠猶鼠類特主人可助鼠耶疏璫八罪王御史得
從輕刑還朝諫止南巡出知鞏昌嘉靖初練履吏治
天下吏卑異者五人業居第一遷浙江按察副使旬
福建按察使轉浙江左布政使副都御史治河濟上
丁外艱家居久之沙河之人爲棠作無魂亭立石頌
德世宗南巡朝見於礪州勅起舊官章聖太后梓
宮南村董沿水道業瘁有所通內使望棠歐其胸快

快暴卒七級開裳自其少年則號安貧子自其為卿
舉則曰充舜君民孔顏師友所願也自其為御史至
都御史治官論門聽麻如寺家居土室石門連句如
菜其以御史按山東時東人誤傳以為長齋布政浙
江吏私書其案曰清如水難到底案手續之曰如水
清饒殺僞裳妻就館裳敝衣冠執爨收生媼至以為
傭也平生見及必行言及必踐曰尊德性道問學聖
賢要旨也見世有不當意事輒掩面曰醜看醜看其

始入官時嘗寄一鱸於其父鳳、怒詬曰胡用此醬
血汚我立焚之人曰朱公固能廉亦本於父訓崔銑
志囊墓比之軒輊隆慶三年賜祭墓臨恭簡

唐胃瓊山人初穎敏博通弘治十五年進士授戶部
主事以憂歸值劉瑾用事謝病不出瑾誅起舊職厚
疏請罷蘇杭織造內臣出內帑為家死節臣趙興洛
等請謚立祠尋轉員外郎出為廣西提學僉事諸從
皆令其遺子入學讀書陞雲南副使擒殺土官莽信

縣山令趙九皋之橫虐者論解木邦孟養之亂政肇
大者歷廣西左布政靖江宗室貧困請封請祿受封
輒請補祿自玉牒曰始冒曰祿常從爵未爵何祿疏
聞于朝遂通行諸藩著為令古田鳳凰寨常賊為亂
兵征無功冒屬古田令劉朝輔以意招撫之賊曰是
前提學送諸孫子入學讀書者即即從朝輔來見解
甲受質累陞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江漳陞戶部左
侍郎世宗十五年議伐安南冒陳不可者八大要言

華夷者天地之限 高皇神武不出世矣安南不征
著在祖訓一不可也 太宗討逆臣黎季犛求立陳
氏後已無所得置為郡縣得不償費 仁宗常恨之
至于 宣宗克承厥志素不之間二不可也安南前
代當其盛時屢為欽廉邕諸州患自唐高竢沮之
後歷五代至宋曲劉紹吳丁黎李陳八姓迭主而嶺
南邊郡外警遂稀是夷狄分亂中國之福三不可也
若謂中國舊地宜棄亂取之良改焉援南征深歷浪

泊士卒死者幾半所標銅柱乃在今思明府耳張輔
平交簡定繼亂所不問應惟餘交州一城又六年餘
始克就擒亡幾何時陳李擴又亂去之十餘年黎利
復起中朝武臣臨死甚衆士卒物故以數十萬竭中
國十餘年之力得數郡縣空名而止此況前代又有
征之不得如宋太宗神宗元憲宗世祖皆喪師損威
回不可也夷狄入貢夷狄利也可借中國之名以壓
其隣可借中國之資以潤其用故今安南國中雖亂

具表齎方物款關不絕特彼中撫按以其姓名不符
初封卻而拒之各為自固其辭不順五不可也興師
十萬日費千金太宗之時用兵八十萬自雲廣分道
山海餽餉不絕今擬取辦附近四省則在四川方有
採木之役在貴州方有凱口之師而廣糧儲久已墮
于田州岑猛之征且自大工迭興諸省帑藏皆輸將
加以水旱蠲除視當時財力逮甚六不可也夫此皆
迹有可求耳以臣祀憂殆有甚焉唐之衰也自玄宗

南詔之後始宋之衰也自神宗代遼之役始今太倉
積餘僅四百萬七田壞而田日荒鹽法阻而商日減
虜騎日強邊兵屢叛北顧方殷南征復啓卒有意外
誰任其咎七不可也今兵雖未興已遺錦衣間狀詔
中外嚴兵待發夫錦衣武人關于大體萬一徇枉蒙
或隨之即今觀兵之令方下而侵漁騷擾害已四出
憂不在四夷而且在邦域之中八不可也兵部覆奏
稱冒忠謀上亦曰胥後議武定戾勛恃寵請配享其

相英於太廟胄上書力爭上不從許英從祀居頃之
以申明堂大札下錦衣考訊魏為編氏其而疏詞並
他見胄朕命有器識平生以范仲淹旬期所上奏疏
詳核古今通大體疾革時值章聖太后梓宮南狩北
向力稽前陰慶初南給事中岑用賓言胄與林俊吳
廷舉並先朝名臣大節素著而卹典未脩詔贈右都
御史賜諡榮子穆嘉靖中進士仕禮部員外郎
石唐書曰余親成弘之際尚多君子而致其立朝用

世寔鮮無才以理學顯者不重事功以清介著者薄
言經濟以忠諫名者不問採守如楊廉魯鐸張邦奇
朱家唐胄五君子者正色譴言屹然自立蓋皆讀書
績行之儒不徒名其官而已

石渠書卷第一百六十三

明 劔南張 岱著

海瑞列傳

海瑞號鋼峰廣東瓊山縣舉人再上公車不第便就
南平教諭曰豈必甲科乃行所學哉初至謁上官止
長揖曰吾師席也可屈膝乎上官優容之及御史行
縣諸上官曰海教諭能復強項乎御史詰學宮令長
以下皆伏謁瑞亦平立如故曰若至堂院常以屬禮

見此黨乃師長教士也不當屈體而訓黨矣瑞而跪
瑞立其中時語之掌學博士瑞教諸生以古聖賢道
來修跪進書却去上官始悔之後知之反加禮諭等
遷淳安知縣俸薪外不取絲粟署中有隙地課老僕
樹禾麥藝蔬芥旦夕取自贍胡宗憲總制浙閩權甚
重家僮過淳安瑞無加饋制府竟無讓一日語藩臬
曰昨聞海令烏母壽市肉二觔矣蓋異之也都御史
即懇卿以總理天下鹽法行部撫妾自隨妾裝五綵

與十二女昇令長跪上食。麗錦文錦溺器用黃金
八寶莊嚴之。將往齊雲道出。擇安瑞乃為書上。懋卿
甚喜。邑小不足奉迎。至旦。晁鼎領取他道往懋卿。見
書。邑變火之。遂罷齊雲行。曰。令言是也。蒲果即守閤
之。收粟曰。今何愁累我輩矣。瑞時已肯嘉興。別駕懋
卿松人。以他事。備瑞從舊職。論調興國。興國地故卑
薄。歲賦不入民。苦浮報。瑞述八事上之。中丞而獨亟
清丈。以甦貧民。而均其賦。已陞戶部主事時。世宗

尚玄修朝政多曠端上疏曰臣請直奇言天下第一
事以正君道以明臣職以求萬世治安臣聞人君天
下臣民萬物之主也位任至重故養君之道宜無不
備而責臣工使盡言也昔漢臣賈誼陳政事於文帝
曰進言者皆曰天下已治已安矣臣獨謂未也曰安
且治者非愚則謏夫漢文帝慈恕恭儉有迎民之心
多未遑之理不究所不勉以治且安當之所名愚也
不究所不能以治且安頌之所名謏也 陛下英斷

廉纖可為先帝可為高湯文武何有漢文即位初年
敬一歲心則履辨分除孔廟之像立啓聖之祠廢斥
元世祖於國門之外宦官外戚悉奪其權天下忻
仰大有為謂太平之治可指日致然文帝能克其人
性即用愛人一時民康物阜粟陳腐朽三代而後稱
為賢君陛下銳精未久妄念牽惑反謂明之用弛
空蕩之思想望長生一意修玄土木興作至二十餘
載久不視朝法弛名濫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

子以猜疑誹謗戕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遘大山人以爲薄於夫婦隔并屢臻盜賊滿熾吏貪民困賦役煩增萬方則故破產禮佛至於室如縣罄十餘年來極矣天下即因陛下之年號而編作口號曰嘉靖嘉靖家：乾淨謂民窮財盡靡有孑遺也通來嚴嵩罷相世藩極刑差快人意然而世道尚未清明則陛下不及漢文遠甚且天下之人不直陛下父矣陛下過舉群臣諂順修齋建醮相

率進者天挑天棄相率表質建宮造室工部則極力
經營取者免賢戶部則旁求西出愧心後輩前有難
辭以頌 陛下退有後言以從 陛下若是者臣以
爲大欺夫諸臣顧身念重得一官多以欺敗以不事
事敗有不足當 陛下心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
不相值也遂謂 陛下賤薄臣工諸臣所言或不免
已私或不詳審悅亂政事有不足當 陛下意者其
不然者君意臣意偶不相值也遂謂 陛下是已拒

諫批 陛下二事之不常憶 陛下千百事之盡
然陷誤 陛下終於不擇諸臣欺君之罪大笑記曰
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考今日之謂也
陛下之誤大端在修熙所以求長生也臣聞自古聖
賢修身立命順受其正堯舜禹湯文武未有久世不
終下之亦未見方外之士自漢唐宋至今存者 陛
下所尊聞仲文號之為師仲文則既死矣仲文不能
長生而 陛下獨何求之至謂天賜僊桃藥凡恆安

尤甚臣聞伏羲御宇龍虎圖河大禹隨山神龜書洛
天不震道遷有此瑞九疇八卦顯之聖人開示天下
猶日月星辰昭布森列焉可誣也宋真宗獲天書乾
祐山孫奭諫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乃得藥
也偶乃成藥無因而至有理行耶云天賜之有手授
耶陛下修多年雖有一獲左右奸人揣逆聖意
投桃設藥以誑長生理之所無斯可見矣太甲曰有
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心必求諸非道

近觀嚴嵩遜 陛下者也而平居貪竊戶部尚書梁
材逆 陛下者也而歷任有聲然而在此諸臣尚鵠
突依違爭希萬之順不敢效材之執者 陛下所為
有以牽制其心也 陛下誠翻然悟悔日旦視朝興
輔宰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君道
之謬置身堯舜禹湯文武之域使諸臣亦洗心數十
年阿君之耻置身畢變伊傅周召之列明良喜起吁
咈都俞重四民舉富教端士習清仕路裕遺儲蘇敝

因久任將吏選錄軍士內之宦官宮妾外之廢恩叙
勞多有無事而官者上之內府內庫下之寶物貨賄
多有無用而積者諸臣必有為 陛下言者矣諸臣
言之 陛下行之在即省間余官之侵漁將之怯懦
吏之為奸諸臣必有為 陛下言者矣諸臣言之
陛下行之在一振作間余 陛下為此非勞也九卿
總綱百職分任諸撫按科道糾舉清肅於其間 陛
下待體而稽安焉如天運於上四時六氣各得其成

無爲之恭也天地萬物合爲一體同有之性也民熙
物決薰爲太和 陛下性中真樂也道與天通命繇
我立 陛下性中真壽也此理之所有可旋至立效
乃縣思服食不終之餌鑿想逢興輕舉之方切々然
散爵祿靖精神求之終身而不得大臣持祿外爲謏
小臣畏罪而爲順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
事也於此不言更復何言伏惟 陛下反情易嚮而
神省察 帝故自此克舜以克呂齊而罪竭其不及

漢文疏上大慈德之地已又再取讀太息曰海留中
者數月始帝怒時拍几叱咤一日撻諸宮婢宮婢
嘆曰望帝受晉海瑞而洩忿我輩帝憲訪外誰與
瑞同衛者同官見瑞皆避去宦者黃錦以恭謹幸
上問海瑞何如人對曰瑞自知誘觸常萬死訣妻子
侍朝次常指一具俟入木而已顧其人剛直有殺居
官絲粟無所取上亦為動曰忠哉是臣可比比干
第朕非紂耳是時天子春秋高惡言立太子事其春

移疾西苑數月煩悶不樂因召大學士徐階議內禪
曰萬物諫朕是也顧朕老矣安能視朝如曩時階力
諫止亡何卜筆瑞奏晉主毀君送錦衣長繫之上
有旨皆召瑞萬物然心知瑞切直無窮治意錦衣缺
上刑部比子罵父律當死竟留中瑞在獄有都御史
徐紳者與同繫忽一日取瑞出衆詢之謂且就西市
矣紳亟往視之瑞方坐食飯一盂猶未已紳曰當此
危急何餘焉瑞徐應曰此至西市尚遠食少不飢乎

更進一盃呼從者取茶漱口從容整衣冠而行若平
居出門者去有頃復入獄紳喜起迎之瑞亦無喜色
顧烏紳曰又空走一番不知何時了路未幾 蕭里

帝崩外廷未有知者提牢主事知狀獲設盛饌款瑞
瑞飽啖飲酒踰常度主事曰先生何懼之甚瑞曰死
作飽肚鬼不勝若技此耶蓋舊例次日行刑前一夕
必與酒飯瑞自分必死故飽啖之王事附耳曰莫悞
莫悞官車已晏駕先生旦夕出此門且進同笑瑞問

曰果否曰果矣即大慟投體有酒盡唱出狼藉滿地
絕而復甦扶歸集所哭終夜不輟聲又明日成服哀
麻徒跣呼天若喪考妣 莊皇帝即位以遺詔出瑞
復故官累遷至食都御史撫治蘇松命下賊吏望風
解印蘇故有織造太監出昇八人間瑞至去其四吳
中有頭者緒第居一在黥之瑞為政一以通民隱抑
強橫為主訪知民間產業多被鄉官自奪裁抑過當
吳中刁民訴告紛然鄉官亦自退出還民於是諸大

家紀不便瑞給事中戴鳳翔論瑞沽名亂政大乖憲
體瑞言蘇松四府鄉官賢者固多屬民致富殊不為
少小民怨詈非一日矣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鳳翔
不考厥初論臣今日謂民為虎鄉官為肉不知鄉官
二十并為虎小民二十年為肉今日鄉官之肉乃小
民原有之肉先奪今還先奪其百今償其一臣恐鳳
翔居鄉亦是此等鄉官也若臣之罪殊有可言臣任
官九月矣賦役不見均平軍兵未聞強壯禁誣訟而

訟未息禁靡俗而俗如初謂扶弱而貧者自貧謂抑強而富者自富鳳翔誣臣小而忘臣大嘗止其臣誠俱爲吏部竟諸紳不便瑞調瑞仍以都御史總管南京糧儲瑞上章求退不數月即解任歸瑞自始仕至此凡二十八年日食鮮蔬冬不具裘萬曆中大學士張居正有意深求海內正直之臣私授意巡按廣東御史楊訢之御史直至山中視瑞：故雖食御史無他饌御史歎服去居正死上特起爲南京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掌院事時年七十有二即日就道客
或勸曰盍姑辭瑞曰凡辭而進者爲名耶老臣老矣
受天子特達之知當有特達之報豈嫌以大馬餘
齒避惟蓋恩哉莊任後有一御史爲戲宴瑞集諸御
史堂上諭曰爾等亦聞高皇帝有杖御史法乎命
以杖諸御史爭不能得卒杖之又以都御史無不當
問其五城兵馬若有司於民事尤關切爲釐革其苛
細不平之政每下一令不敢語洞中情弊而都人塗

傳卷讀自大僚至下屬無敢創飲為大宴樂而花臺
半有燕子磯諸處官舫游後須絕三年病劇屢疏乞
休不允竟卒於官舍都御史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簾
有寒士所不堪者歎息泣下啓其篋僅十餘金士大
夫贖金為殮士民哭之為罷市者數日喪出江上白
衣冠送者盈兩岬携雞黍酌之百里不絕訃聞上
震悼贈太子太保謚忠介瑞友王弘誨為之作傳贊
曰海公者非唐所稱楊綰流耶方綰之相唐而大臣

咸音樂熟貴撤弱從方拜命而轉化乃余此豈在聲
音笑貌也哉乃海公之砥節礪行而縉紳又多遺議
何也夫謂公意不可一世則可固其不可一世也而
遂抵其不得用於世則不可嗚呼行爲國棟德足世
儀惠以達名介而遠利劉操高碣挽我叔季若海公
者吾不得而見之矣

石隱書曰世宗英斷言官喋不敢出酸恭履氏父子
疏十餘上無敢言及乘輿者迨海忠介上疏極言

世廟之失至有憐輩所不能受者故京師為之語曰
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諫官不言而部官言之進士
不言而舉人言之海內不言而海外言之世宗能
殺之而能不殺主聖臣直吾於忠介見之矣

石渠書卷第一百六十四

明 顧南張 岱著

陸樹聲贊景淳同大臨列傳

陸樹聲號平泉松江華亭人嘉靖庚子舉鄉試辛丑
舉會試第一人改庶吉士三年授編修樹聲落：寡
合在京惟鍵閣讀書謝絕賓客時分宜常因階嬖成
夙一日均林相約入壽叢服吉樹聲獨青衆問故曰
不知分宜司馬之文分宜益勤威問衆以事至爭呈

身取也笑樹聲從後擠語諸人曰無壓倒向彭澤間
者解頤是時詞臣多攻青詞為職業樹聲謝不為聞
臣間有所屬輒曰方作家報無暇為之廷試掌試卷
分宜意有在樹殺故亂其卷分宜無所得乃止樹聲
立身孤抗分宜雖不悅亦終不能有加于樹殺同館
有為家宰所不禮者群訴分宜分宜曰公等如林惟
平泉閑戶暮交彼橫逆者何施樹聲遂召望爵起丁
艱歸六年補南國子監司業未幾請告構造園以老

載最選侍讀請告歸侍奉太夫人與偕之京師以父
次爲左春坊左諭德丁太夫人憂歸服除守故官遷
侍讀學士視翰林篆總較永樂大典旋以太常寺卿
領南京園子祭酒事已即南京爲吏部右侍郎三載
會 坤廟初以轉坊禮部左侍郎召兼翰林院學士
仍佐部事景淳感喬曰 上果用我矣時大者就道
而病歸里上疏請告不許強自力北上北朝尚侍經
廷修 世廟寔錄 上所以用之：意益切而病益

不支疏復乞骸骨 上廣知景淳懃伏憐之予告不
及一歲而卒訃聞 上為下所司治臺諭祭二壇贈
禮部尚書定謚文懿景淳為人孝友天性篤至然不
以峻行示潔寬然長者也其為諸生貢甚數葉不色
戚既第日隆貴不色喜所倭即匹夫孺子不以情見
其最重者相臣而無卑儀貌不能中人而投然有三
軍不可奪之氣具价冊鄭藩鄭王以言事浚鳳陽繁
而攝國事者世子懼謬為恭敬踐迎用幣甚重景淳

一切謝勿納其正使恭順戾難副使故亦勿納而尋
知上欲緩騎詞之僕乃悞語景淳曰微公篋中法
景淳曰吾不知也第吾所持使當如是耳景淳請告
還京從衆謁相高相高莊謂客曰僕旦夕平云何胡
總督才足辦也而南中人往：為倭性胡君何好亂
也景淳前立處曰固也相公雖明遠度之不如不倭
目睹也胡總督擁十萬師無尺寸效而倭日在踰赤
子財賦也不倭南中人不得一單枕卧何言好亂也

相公業不欲聞誰爲相公問者於是相爲改容謝曰
善夫主之歲我然數已目攝之矣繼領詰勅陸太保
炳爲縱騎帥與相爲表裏其勢傾天下後先有四妻
至欲封其最後者獨難景淳滕朶挾兵却後以請景
淳執不可相爲力請之又不可則索金而復要景淳
景淳笑不顧曰公毋潤我吾所守者禮也太保不自
憚去自是不敢請封矣景淳調於文辭四方造請碑
誌序紀者日踵門景淳授覽而處之有餘功有先輩

稱之曰翟公為德不近名為文不近好為吏不近俗
以故天下雖知公然不能盡公而其用公亦未盡
聞大臨會稽人為莊敬踏之孫中丞大順之弟大臨
生而端凝不妄言笑四歲就外傳塾師習洒掃拂几
展席冬不得擁爐夏不得揮扇大臨獨安之曰童子
分固當余且夫習則不勞靜則無暑塾師以語莊敬
而奇之嘗問至莊敬書閣見名臣奏議輒手為抄錄
得數卷莊敬奇之曰是兒其中人也十二工屬文十

五補博士弟子廬省試夜有隣女奔大臨者却之三
已遂後居歸而與其伯氏相師友爲學每謂聖狂自
一念起者其至曰念齊凡三試而舉于鄉三試而舉
禮部是謂嘉靖丙辰廷試射策以第一人進呈折名
至第二卷爲朱文懿大綬上曰大臨不如大綬遂
更置之以榜眼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分宜欲致之門
下數遣其子世蕃候見大臨戒門者以他出應之第
一刺報而已仙居吳給事時來慷慨慕直言大臨獨

苦之時來欲擊相嵩出跪相商大臨請之曰是為名
計和為勝之則毋觸昧官諱此筆汰其甚者已時來
跪上下詔獄詰則所共謀五毒苛憐或憐且証伏者
大臨聞之泰然曰違銅藥物醜糗時來謝毋重累故
人大臨笑曰索何使君獨為君子時來得不死以成
去而大臨以憂歸服除仍故官較錄永樂大典元相
徐階心器大臨教引與議國事會世宗晏駕遺詔
及他箋表皆出大臨手筆尋以封公喪歸會大典成

進翰林侍讀召克世廟寔錄俄較庵天試榜選進
侍讀學士升而大司成召侍上講讀于春官尋進
詹事仍兼學士如故神宗踐祚遷禮部右侍郎高
經筵日講首講大學謂明：德如磨鑑不虞昏新民
如澣衣不虞汚止至善如起家不虞遠凡所陳說每
至謹天戒法祖孝親卹民隱慎用舍廣咨訪緩工役
飭邊政媿：不已大臨每進講左右皆目相指而
上亦器重之數稱先生而不名改吏部仍日講修史

歲有大計吏大臨秉筆去蒲果之巧附勢者二留運
司之苦節者州幕之非疾而証以疾者各一果大臨
服大臨為人寬然長者然閤然不洩尤慎取舍絕嗜
好其以鄉進士里居有凌而奪之田於今者大臨勿
之曰也今後知之驚以問大臨大臨竟勿之曰里吏
有御史逮常令治談其狀大臨徐謂之曰罪疑惟輕
今惜趙寬之豪後知其目挾百金為壽大臨謝曰悞
矣我何德于公公無厭此金崇耶胡不為棠弟婚族

姻之飢若寒者大臨有子之喪寔於棺槨炳遺之美
材可百金迄其直不受後抵京而都督死矣大臨設
薄酹之呼其子擇投直曰吾以不欺吾志也居官
二十年一切貲謝俱絕門納交者計亡之則購名書
盡犀器以饒大臨笑却之曰吾惟無好耳好則金帛
與書畫犀器等故家產甚薄而其自奉極儉約疾劇
顧伯氏曰書生城不意得此父子兄弟舉科甲官近
列如國恩何惟生者勉之遂瞑訃聞諭祭葬贈禮部

尚書文傳

石唐書曰三君子者皆寬然長者而清操亮知人不
能犯人雖嫉之而卒無有以加之者碑猶泰山之高
四十里遠邇盤礴絕不示人以斷崖絕壑而其高也
已蔑薛無際矣三君子自處誠善而情皆濔倒踈法
不蓋其用是豈世道之幸哉

石唐書

卷六十四

陶文苑列傳

九鳳翔堂